

章克標譯

現代日本小說選集

太平書局

現代日本小說選集第二集

著者 章克標

發行者 太平書局

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三四二號
太平書局

電話 九四九一五

印刷所 上海西康路四八九號
太平出版印刷公司

版權所有
不准翻印

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四月初版

每冊定價 1.30元

目次

安南	森 三千代（一）
地熱	上田 廣（三五）
雨期	上田 廣（一三三）
歸來獨白	高見 順（一五五）
花種種	高見 順（一八三）
春之記錄	片澤光治良（二一一）
竹夫人	井上友一郎（二三七）
某女的事	大谷 藤子（二六七）
木石	舟橋聖一（二八一）
業苦	嘉村礒多（三一九）

安

南

森
三
千
代

原
书
空
白
页

眼凝視着燈火，睡不着的靜夜，

想思淚流不住，爲了那個人兒，

世事難得如人意十中八九

心心相印的想思侶，

出了門長久不回家鄉來，

癡心女總不忘那山盟海誓。

——安南民謠之一節——

談話忽然中絕了，我同文祥蓮對着桌子坐着，窗外野草蓬蓬的空地上，蟋蟀的鳴聲振耳。

正當雨季來臨之前，像黯然銷魂充滿離愁別緒的秋天的蕭蕭，但是在河內倒是春季，新發嫩葉同去年的落葉相交錯，是這樣奇怪的季節來了。

圍着空地的矮牆垣上面，顯露出一片澄明青天的，我時時抬眼看天，在一樹黃花的塔加耶生樹同筆直豎立的檳榔樹外邊，如同綿羊的羊毛那樣一抹白雲，在天際蕩漾，祥蓮先刻所說的話，我在心中再反覆一次：

「我心裏無論怎麼想，可是什麼也不成的，小時父親待我非常寬大，倘使他不允許我遠離故鄉，

那麼我的命運一定跟現在大不相同了，我常常這樣想的。」

我聽了這話，就想她少女時代有個純潔而無結果的羅曼史。我不深究其內容，但是他孤身飄然到法國去，曾在巴黎渡過很苦的生活，是從他的態度可以察知的。因為稍作進一步的詢問，便以謎樣的微笑來掩護了，所以我只能用自己的想像來解答，但是從他的說話中，可以窺知安南舊式家庭法之嚴重，我眼前立時浮起了舊家會客廳的樣子，掛着安南皇帝及一門大家族的照片，掛着若干副對聯，同時又映起河內近郊的景色，竹林與村落相連接，泥路上的水牛，牛背上村童的牧歌。

受了近代思想教育的兒童，與父親的時代相對立，在無論那一國，都是差不多的困難僵局，而是無法避免的。這事情又只有旁觀而無法可施，使人心中心中很着急，並且是到安南這樣遠地來，剛有一面之識的人，對話也不很能達意的情形之下，而可以能到女人共通的心的創傷，我覺得像是一種奇蹟。想尋出些說話來激動祥運的生活，可是又覺到是沒有必要的了。

她現在已經嫁了李阿朗，五年間結婚生活，已經得到安靜了，並沒有要別人去參加什麼的不安。

她的心是很安坦的，從她平靜的眼光可以知道。她是標準的安南美人胎子，象牙色的皮膚，面孔長圓形，額角略突反而顯得可愛，他的面色上尋不到一絲她過去的任性放縱生活的影子。

清潔的白絹長袍上面，披着一件紫藍色短褂，纖細的手指上，套着歐洲式的結婚指環。

蒙麥利（Mon mari），她每隔一句話，一定有夾着安南口音的柔和調子說「吾夫」如何如何

安南女人和法國男子的夫婦生活，水乳交融到如此伉儷情深，我覺得有點不可解。因為國籍不同的結婚無好結果的實例太多了，到安南來雖然爲日無多，但是也聽到了法人與安南女子結婚生活的破裂之事，不止一二，最初的热情過了之後，各自風俗習慣之不同，成了不堪的負荷，是可以想到的，有意志所管不了的徬徨。男人態度的變化，使女人感到如履薄冰的危險。

祥蓮是因爲對於世間的偏執，一種裝做成了習慣，表面上十分安坦，而隱蔽了人所不知的苦惱，我想像到裏面的心境，願和法國男人過一生的安南女子的標本，好像是現在真切看到了。

我這樣一想之故，就覺得在她的蒙麥利的甜蜜聲音的餘韻中，好像帶有一脈淒楚之感。

「燙頭髮，照法國式打扮，蒙麥利都不歡喜。蒙麥利是個怪人，不像法國人，跟同一公事居中的人也很少交際」。

好像猜度了我心理而說這些辯解的話，祥蓮站起來，走到房間的一角。

掛着花樣已經褪色而不清楚的幔子的另一面，便是柚木地板的食堂。玻璃窗透入明亮的光綫，盞

盤在櫥中發光，祥蓮從櫥中取出二隻玻璃盃來。

我再看一遍，這個沒有裝飾的素樸的房間。這是樓上作爲寢室，很簡素的出租的西洋式房子。已經很舊了，新的藤椅子的家具，放在房間中，很不調和。屋角的茶几上，早開的紅桃花一大枝，插在安南陶器的花瓶當中。

兩隻高腳盃並放在銀盆中，滿注了葡萄酒端過來，祥蓮一路看我的眼睛所關注的。

「桃花開了，安南已經是要正月了。桃花開放的新年，我就要想到家。吃番慶是頂快活的了……番慶是什麼東西，你一定不知道，那是裝在方盒子中的新年裏的菓餌」。

立停了也注視那桃花，我移目到倚在壁上的釣竿。

「你丈夫出去釣魚的麼？」

「蒙麥利頂歡喜釣魚，星期日一個人到大湖去。那根釣竿，蒙麥利說是從法國帶來的，他很寶貝的。爲防免虫蛀，他時刻收拾那竿子」。

他把葡萄酒的孟子放在桌上，提一提上衣的後裾，坐到椅上。

從外面有人來的樣子，在門上啄剝作聲，在祥蓮覺到以前，我已想到是她丈夫李阿朗回來，便整襟正容。開門進來的是李阿朗，由祥蓮的程度可以知道。他整刷精神走出去。聳起了小肩膀，等着他

的輕吻相加。

祥蓮忽而輕快的樣子，替我介紹她丈夫。

他走到我面前來，伸出了黑毛茸茸的厚板的手來。注意一看是左手。他急口調說了幾句第一次見面的套語。

比之由祥蓮的說話，我所想像的，這個李阿朗年紀更大得多。好像是做了多年勞工的，身體很堅實，但個子倒不甚高，穿着灰色薄呢衣裳。

面色受日光曬焦，短頸，好像在沈思什麼，傾頭，額際有三道深皺紋，少血色的灰暗皮膚，眼中有些沈鬱的表情，疎朗朗的口髻，一看，說是法國人更像是土耳其或高加索一帶的近東人。

祥蓮急急再去取一隻孟子來放在他前面，他以左手注葡萄酒，再以左手取了放到口邊，始終只用着左手，可以知道右手是不靈便的。後來知道是在第一次歐洲大戰時，馬倫戰役中受了傷之故。

以大戰當時年紀是二十歲而論，他已經差不多要五十多歲了，戰後不久到法屬安南來，搜尋南巴登的錫山礦源，過了多時的山地生活。

他是本來性格粗暴的，從某時起變成了思索的忍耐的平穩的人了。從那時起，他對於安南的古蹟，感到興趣，也曾從事於作製油繪，在這時曾回國一次。在巴黎的伊太利街附近的小飯館中，祥蓮也

到那裏吃飯，於是相認識了，知道是安南人，便相與談話。

回到故國來，受了戰後不安迫壓，對魂靈的世界抱懷深深幻滅的李阿朗，從祥蓮身上取回了對於法屬安南的美夢。

於是兩個人再相攜而回到安南來。這次他在河內做了官署中的公務員。以來已經有五年了。他對於現在的職業，並不感到不滿足，但是希望到鄉土色比河內更濃厚的地方去工作。他對於他自己一流東洋式的生活，作稱種計劃。他同祥蓮也是照安南人老法的儀式，舉行正式結婚典禮的。

祥蓮是在河內的天主教女學校讀書的，受了正教的信仰，對於充滿迷信色彩的本國風俗的儀式，不承認有什麼意義，對於李阿朗此種興味的真意，不能理解。而且未得父親許可，便跟屈了李阿朗回國，爲鄉黨所側目，而舊習慣風俗對此所加的非難，使她只能避開故鄉，好像在自己國內，也無容身之地那麼拘束。

李阿朗的沈鬱的表情，是根源於他們中間此種不協調，也是可以說的。他替我盆中注添葡萄酒，對於我是客人的面孔，非常和悅生動，但立即變爲陰暗的表情，其變化之快，使我吃驚。

他深思而說話，

「最初有語言，有這樣一句，這當然是聖經中的一句，不必說，所說語言，作爲神的說話解，或

者作爲遠祖的說話解，都是可以的。想起了這一句文句，總覺得其中含著不少東洋的意味。你覺得怎樣？照西洋流想起來，語言之前，必有產生此語言的理由，這是西洋派的懷疑思想。先有絕對的語言，而後子孫或民族傳下去，這一種自然生長，西洋已很久遺忘了。所以取法於天的東洋人的自然生活，西洋人就完全不能理解，不但不能理解，而且反視爲愚昧，視爲奇俗，視爲神祕。……不過，你到此地後，對於河內的感想怎樣？」

「我是想不到河內是這樣閒靜的地方。」

接下去的話，我是截留在胸中不宜說出來了。「太靜了之後，一些微小的聲音都聽得清楚，河內的沈默底下，可以分明聽得相交流的兩個潮流觸擊的聲音，一是跟從舊式的流，一是前進的流，這兩流相交成渦的旋捲的聲音」。我想這樣說。對於第一次見面的我，立刻提出嚴肅的理論的李阿朗氏，却被此回答所引動了。

「靜……」

李阿朗對於我的單純的回答，好像苦於解釋，在沈默之後，接着他自己要說的話。

「河內不是安南，而非安南的事物，却從河內逐漸向鄉間流佈，傳統的美點也就消滅了，你想，以祥運而論，如其穿了安南的服裝，披了安南的黑髮，像安南女人那麼嫵淑端貞，豈非更加好嗎？這

都是順從自然的東洋式的美，我是這樣想的。

他的有自信心的說理的口調，我是像在聽講義，

說完了要說的話，他再回復他原來怏怏的表情，拿出煙絲來，以右手很靈巧地用紙捲了。祥蓮就走到他身邊，擦火，但未及點着已熄了。始終注意到丈夫的身邊，像取媚的一種行動，又像怕懼那樣小心翼翼，提舉了腳尖輕步的祥蓮，我去覺得像可憐。因此而李阿明便覺得東洋的男子的味道是滿好的，而成爲讚美東方生活的一人了，我是這樣想。

但是，一瞬間，我忽然想起了聽到過的與李阿明完全相反的對於安南人生活的見解，不覺注視了他一下。

我要敘述與李阿明完全相反的觀點，不得不追溯二三日參觀河內的學校那時的事。

我在河內參觀了幾個學校。我因職務關係，不能不明白安南的文化，因之也希望明白在戰亂下的學校教育狀況。據說手續是非常麻煩的，可是我申述了希望之後，沒有多日，得到教育局長跟市長的協助，就送來了一份排定參觀的時日，及主要學校名稱及所在地的表。

去參觀阿倍薩洛學校時，我看見法人與安南人的混血兒，男女在一起，都是六七歲的可愛的初級生，得到了不能忘記的銘感。阿倍薩洛學校在總督官署近邊，是河內上等家庭子弟進的學校，校庭內

都整潔。

由校長領導去看一個個教室，學生一齊起立，先生從講台上下來握手爲禮，上級學生背誦高乃依，龍沙的作品，初級的教室中，教授着草字。

校長對兒童用開朗的口調說，有遠從日本來的一位夫人來此參觀，唱一個什麼歌來聽聽，願唱什麼歌呢？二三個兒童齊聲說，元帥的歌，元帥的歌。是貝當元帥的歌，這復興法國的歌，現在全法國都歌詠着。

學生一齊起立而唱歌了。

敞開着的窗口，一碧晴空，兒童充滿力量的歌聲，以純潔的靈魂的眞誠打動了我，這是一切悲壯的精神美所共通的。他們背後的祖國的現實與苦惱之中，努力奮振的熱情，這些兒童所表現的眞切之感，十分使我感動，我滴滴流下淚來，差不多要發聲而哭，竭力忍住了。我的下淚被校長看見了，那時覺得有些失態。兒童們的元帥的歌，回到了旅館之後，仍舊在耳中繼續殘留。

參觀阿倍薩洛學校的一天，是快晴的好天氣，翌日却是這雨季所常有的蒸悶的天氣。傍晚時節，微風已絕，空氣潤濕，悶熱不堪，自己身上的汗像是從別人身上傳過來的，異常不快。這樣的夕晚，在家與在外同樣沈悶。我在安呂備大街的一家咖啡館的涼台上，同一個日本人的開商店主，共飲冷飲

品。

從昨天起，我看到人就談到元帥的歌，好像採到了好花分給別人一樣的愉快。花以及兒童的純粹，使我說到時也覺得心地的清淨。商店的人，我也對他們講，但商店的人不共鳴我的感動，而談到了他的孩子在學的這方面學校的情形。

他在安南已經有十多年了，在事變以前，帶同小孩子的，現在是送回日本去了。

「……但是最近法國人對學校的方針是很有變動了，與本國的新國家體制相配合。每天早上在三色旗舉行升旗典禮，以前並不十分獎勵的體育與運動，也很致力。法國人的學校是收安南學生的，對於這些兒童，常常注民族意識，說你們是法國人，法國人，兒童自然感染了法國本位法國萬能的意識，長大起來，不過法國人的先生，在說你們是法國人之後，不忘記補足是法國人同時是安南人這話。」

商店的人這樣說，把動人的眼光流盼一下而微笑，那眼光中是顯出了住在十數年生活的蘊蓄，滯在期間極短的我，感到還有許多不能完全把握的複雜性。阿倍薩洛學校所摘取來的花，要不會是自己淺薄的感傷吧，因為這樣一種耽心之故，忽然像失掉了顏色而萎枯了。

由李阿朗的說話所引起的對安南相反的觀點，即是這個商人所說的安南兒童的法國化的部分。事

實上我所交遊的安南人之中，在法國學校畢業，說話用法國話，甚至舉止言動都照法國人一樣的青年男女是非常之多的，商人所說這話的確實性，是有明證的。

李阿朗的思想與一般法國人的觀點比較，恐怕是例外吧，他的思想要推廣開去是不容易的。這有這是否可以完全正面相信，也不明白。他的這一種想法，實在是與任何法國人心底所有些稍鑑賞美術的情趣相共通，但追究起來，李阿朗自身，也許有種種不自覺的矛盾。雖然和安南女人同棲着，但他總是一個法國人。

我辭出李阿朗家，已午後四時頃。

李阿朗和祥蓮，站在門口送我。坐上了喚來的人力車，我回頭向他們招呼。第二次回頭轉去，他們正要轉身回進房子裏去。

這一帶是有新造的法國人住宅房子，在樹葉中到處顯露出來，現在住口變更了，也有日本人移住到這裏來。

到吃晚飯還有些時間，回到旅館途中改換了路綫，叫車夫拉到郊外去，目的地是大湖岸邊的最勝景地的小杜松。到了灰霧的安南人村落，人力車夫說再也拉不動了，只好下來等別的車子來坐。戴了箬笠，穿着長袍的女人，挑了滿滿担子的臭菜和芹，揮着手交身行過。在街路樹下面打了圈子，孩童

在以銅幣遊戲，村落所特有說不出名目的強烈臭味飄揚，那是民族的體臭加了魚鱗，檳榔的臭。

沒有碰到人力車，已經走完了村落，草地與田圃交接着，大湖邊上所散佈的水潭那樣的水面，已在夕晚蒼茫的光中冷了地發亮。

走下了一個土堤，到了一家用椰子葉作屋頂的農民人家，走到門口去探窺一下。

小狗站是門檻邊吠了，蹲着揀菜的老太婆，仰面看我露出鐵漿的黑牙獠笑。探頭到暗黑的小房內望望，只覺得冷冷的土氣味刺鼻。漸漸可以看到清楚內部，是空空洞洞像傢具的東西也沒有的。在一角隅放着一隻小木床，門口地上堆積着帶着土的球根。十五六歲的童子二人，提着用繩縛的竹編的籠子，從湖裏汲取泥水到田中，兩個小孩都是從破的短衫上露出瘦削的肩膀。

從橫邊走到小屋前邊，有拳頭大的小石三塊支在地面上，上面擺着一隻黑的土鍋，一個穿大人衣服的小姑娘，蹲在地上燒火，像母親的女人，在突出於湖中的石埠，潔括潔括的洗東西。

傍晚的寂愁與這種鄉村生活的貧苦相融合，成為感人的哀愁，漂漾在湖水上面，不清淨的湖水，映寫湖畔灌木的影子，在這邊近岸的叢生蘆葦之中，水老鴉發出銳鳴，衝破寂聊而飛出來，搏羽甚響，擦過水面那邊飛去。

李阿朗出來釣魚，是到這滿水的傍邊嗎。我像走到了絕路的樣子，暫時竦立不動。